

国内首部国际谍报巨制

功勋

IMMORTAL FEATS

徐广顺 / 著 作家出版社



国内首部国际谍报巨制

功勋

徐广顺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功勋/徐广顺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 - 7 - 5063 - 4154 - 7

I. 功… II. 徐…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1930 号

功 勋

作者: 徐广顺

责任编辑: 刘英武

特约编辑: 储亚静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500 千

印张: 27

插页: 5

版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154 - 7

定价: 3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一九四五年二月苏军攻克柏林前夕，莫斯科陆军俱乐部举行送行联欢会。



联欢会上廖飞和卓越一对久别的恋人相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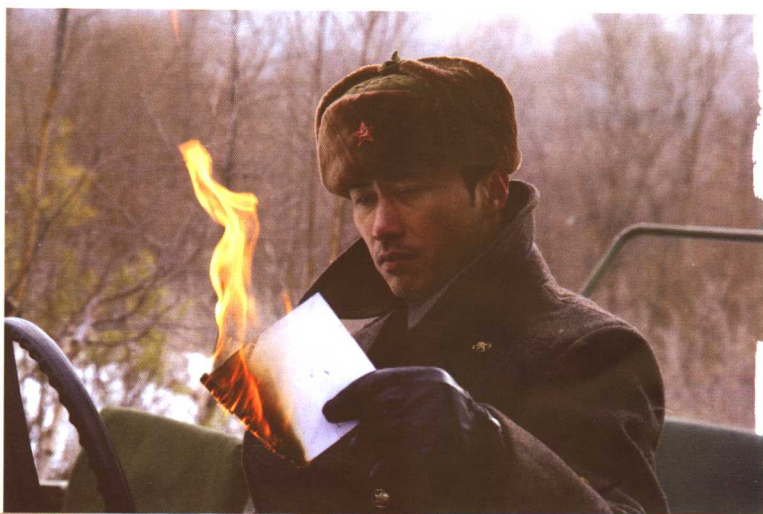


廖飞的恋人卓越在联欢会上报幕。



苏军内务部“怀疑”廖飞是日本间谍，将他带走“审查”……

廖飞受命准备打入日本关东军时心情十分复杂。



廖飞在日本关东军接受层层审查。



廖飞历经艰险
终于与党组织取得
联系。



远东苏军最高指挥
部作出部署，实施“雪崩
行动”计划。



廖飞受到怀疑，被日
本关东军情报部门跟踪。



廖飞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与党组织接头。



面对危急的情况廖飞思索着新的对策。



在特殊环境下廖飞与恋人相见，悲喜交集……

谨以此书献给为中国的解放事业
献出生命的中共与前苏联情报人员

1945 年的春天来得格外地早。

此时，二次大战已接近尾声。

欧洲战场上德军失败已成定局，战争的硝烟即将散尽。但在太平洋战场，炮声还在继续，空气中依然弥漫着杀戮的血腥。面对强大的苏联红军即将发动的迅雷不及掩耳的进攻，近百万日本关东军秣马厉兵，严阵以待，企图与苏军决一死战。

多种力量在这里交汇。

各种人物相继在这里登场。

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的前苏联，远东某地。

第一章

1945年1月12日夜，莫斯科上空纷纷扬扬，飘起了鹅毛大雪。

在一家灯火辉煌的陆军军官俱乐部里，军方的一次普通的酒会正在进行。充满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的大厅里，挤满了身穿苏式陆军军服的军官，有男有女，有欧洲人，也有亚洲人。他们中间有挎着冲锋枪的士官，有别着手枪的尉官、校官，还有大腹便便的将军。其中，最高级别的是一位陆军中将。在手风琴疯狂的节奏声中，军官们围成一个大圆圈，跳着欢快的俄罗斯集体舞，他们唱着动听的民歌，舞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集体舞毕，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的小伙子健步跳上硕大的宴会桌，伸展双臂，潇洒地跳起了剽悍的哥萨克舞。

人群中，廖飞（中国人，中共党员，中国抗日联军派往苏联远东方面军培训的侦察参谋，步兵中尉，奉命到莫斯科送机密文件）冲着在他对面跳舞的一个美丽的中国姑娘喊道：卓越……卓越（中国人，中共党员，全苏广播电台对日播音员，陆军中尉）侧耳倾听，由于没有听清廖飞的问话，她使劲反问道：你说什么？廖飞继续大声地喊着：我们出去吧。卓越还是没能听清楚，脸上写满了疑惑：唱歌？唱什么歌？廖飞干脆用手指指窗外：我们出去……卓越终于听清楚了。就在他俩说话的当口，人群步伐突然乱了，一个磕绊引起了连锁反应，跳舞的人全都倒成了一团，也笑成了一团。

廖飞和卓越脸上都笑成了一朵花，他们爬起来，手拉着手跑了出去。

在白雪覆盖的小花园里，路灯在风雪的摇曳中发出暧昧的光芒。廖飞拉着卓越的手从大厅里跑出来了。廖飞深情地说道：……卓越……我想死你了。两人紧紧地搂在一起，恨不得将对方融进自己的体内。卓越激动得有些喘不过气来：我……也想你……廖飞直勾勾地盯着眼前这个美丽的姑

娘：让我看看……没变，还是那样。卓越含情脉脉地说：讨厌，那怎么变呀。你们训练苦吗？廖飞摇着头说：不苦，比打仗轻松多了，你什么时候调回远东？卓越撒娇地说：你呀，你也不想想，人家苏共中央宣传部多重视我，专门把我一个护士从医院调到远东电台对日播音，接着又调我来全苏电台对日播音，现在又让我参加柏林战地慰问团，我的工作刚有点成绩，哪能说回去就回去？听我们政委说我在远东地区已经有一批固定的听众了。廖飞坦诚地说：你的工作倒是挺有成绩，可是你不在基地，那个基地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真想回去打仗。卓越安慰道：快了，再忍忍，只要我从柏林一回来就试着要求调回远东电台，也许能行，因为那儿离日本、离东北近嘛。此时，楼上有一扇窗户打开了，一个姑娘喊道：卓越，卓越，你在哪儿呢？快回来，酒喝没了。卓越对廖飞说：咱们回去吧。廖飞笑着：等等，猜猜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卓越歪着头想了想：瓜子儿？廖飞揪了一下卓越的小鼻子：就知道吃。再猜。卓越又歪起头，使劲儿猜起来：松仁儿？啊，还是吃的。廖飞提醒道：你要的……

廖飞拿出一个小笔记本。卓越顿时喜形于色：桦树皮笔记本。太好了。我那个快用完了。这个桦树皮的笔记本上画着两个小人想亲嘴儿。标题是《媳妇的指示》。

卓越故意撅起了嘴巴：讨厌，谁是你媳妇。窗户又打开了，远远传来女伴的声音：卓越，再不回来我们叫警卫连扫院子了。窗内一片笑声。卓越催促道：走吧，他们真急了。廖飞喊住往回跑的卓越：卓越，你写完的那个本子呢？卓越回头，亲了廖飞一下：回远东后给你一块看！

廖飞急不可耐地：现在就看！给我看看吧……卓越淘气地：不给……卓越拉着廖飞跑回去了。

夜幕中，一个年轻的苏军内务部军官正在指挥一队手持步骑枪的苏军战士排队报数，报完数后，战士们分别登上两辆卡车，一路拉着警报飞驰而去。

酒会大厅，狂欢还在进行当中。一个年轻的军官在中间的空地上跳起了俄罗斯踢踏舞。旁边的人激动地给他加油。廖飞和卓越幸福地搂在一起忘情地跳着舞。这时，有两个年轻的军官朝着廖飞、卓越两人走来。甲不高兴地对廖飞说：你这样很不好，中尉同志！你一直霸占着今晚舞会上最漂亮的姑娘，不给我们留任何机会，这是对我们第一近卫军军官的侮辱……乙

也质问道：是的，难道她是你妹妹吗？还是你眼里根本就没有我们第一近卫军？

这两个军官表现得不太友好，而且醋意很大。廖飞和卓越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正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那位中将先生走了过来。将军开起了玩笑：漂亮的姑娘应该是我们全体苏联军人的骄傲，你们如果彼此不服气还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解决。

大家停止了舞蹈，所有的人都不解地看着将军。将军举起酒杯大声地：比如喝酒。三个男人异口同声地：行！喝酒。顿时，有位女招待端来了杯子和酒瓶。廖飞不屑地冲着甲乙：你们两个人？……甲傲慢地：你害怕了吗？廖飞一笑：怕？我喝烧刀子练出来的酒量还怕你这水果汁儿？好，一对二，让你们见识见识酒应该怎么喝。你们谁先来？你？……

廖飞和甲痛饮了一杯，随手将酒杯砸向了壁炉。甲也把酒杯砸向了壁炉。廖飞又转向乙：你。两人又是痛饮，又是把酒杯砸向了壁炉。

卓越已经被将军拉去跳舞了。看着此情此景，她着急了，她怕廖飞不是甲乙的对手。卓越冲着三个喝酒的男人大声说：你们不能这么喝，要喝坏的……将军阻止卓越道：记住，我们苏联有一位名人说过，要想拴住男人的心，永远不要管他喝酒。卓越很不服气：谁说的？！

将军幽默地说：我。旁边又是一片欢呼声。

三个男人依旧埋头喝酒，廖飞面不改色地：你，喝。喝完，又把酒杯砸向了壁炉。

所有的人围着廖飞和那两个军官，大家齐声喊道：二十三……二十四……卓越急得要哭了，她拉着将军的手央求道：大叔，求您了，快想想办法吧！将军被感动了，这时，只见他拍了拍拉手风琴的人的肩膀，熟练地唱起了《科林卡》，而且他越唱越快，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移过来，并跟着他唱了起来。歌越唱越快，舞越跳越疯狂，甚至又有一个军官跳到了桌子上跳起了踢踏舞。

“嗨。”全场一停顿，“呜啦”声、掌声、欢呼声骤然响起。就在这时，一队手持步枪的士兵突然冲了进来，当场把廖飞控制住，并且给他戴上了手铐。歌声、舞蹈戛然而止。全场的人都静静地站在那儿，愣住了。廖飞也愣住了。将军也愣住了。卓越愤怒地喊道：你们这是干什么？将军也不解地责问带队的军官。带队的青年军官只好走到将军面前，恭敬地敬了一个礼，然后凑近将军的耳朵耳语了几声，将军顿时明白了。军官把手一挥：带走！廖飞

大声地质问：为什么？为什么？将军厉声呵斥道：因为你是一个日本间谍。带走！所有的人都露出了吃惊的表情。廖飞被押出去了。

只有卓越还傻傻地站在那儿。她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几乎是同时，在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电讯室里，各种颜色的指示灯不停地闪烁着，电键声此起彼伏，发报的，收报的，送报的，十几个日本军人正在忙碌着。

突然，门被推开了，一个日军少将出现在门口，他的面目显得威严而阴森。他就是日本关东军情报局局长板垣。

一个值班军官跳了起来机械地向他敬了个礼。

所有的人都放下手里的工作，起立，向板垣将军鞠躬。值班军官跑步向前：报告板垣将军，大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电讯课正在……板垣摆了摆手，不加理会地：中泽！一个大佐军官从另一个房间跑了过来：报告将军，中泽在！板垣责问：为什么高桥的电报还没有送来？中泽解释：正在破译。板垣有些奇怪：破译？中泽不解地：这份情报……高桥先生好像使用两种密码。板垣反问：这怎么可能呢？中泽辩解：我也是这么想，可……就是……有两种密码……

这时从另一个房间里冲出来一个长相非常奇怪的人。他是破译专家梅古庄吉，外号“博士”。博士从头上取下军帽，不满地挥舞着：你们这群猪，你们这群猪，这种东西也要我来破译吗？你们长着脑袋除了喝酒想女人，就不能想一点别的？

他说着把一张纸塞给了中泽，对着板垣依然喋喋不休：你手下这帮蠢货，只配到南太平洋挡美军的子弹，怎么能搞情报工作？这是密码吗？这是莫尔斯电码，街上电报局里的臭婆娘都懂得莫尔斯电码。帝国早晚会毁在这些人手里。博士旁若无人地骂骂咧咧地回去了。

板垣看着中泽，中泽的表情非常尴尬：将军，我们实在没想到高桥先生会……板垣命令中泽：念。中泽念道：电文分为两部分。“情报已到手，令高桥浩君送回”。下面是给你个人的。“板垣君，浩儿就托付给你了”。另一部分是用明码发的。板垣似乎没有听清楚：明码？中泽回答：是的，是用明码发的，就是博士先生说的莫尔斯电码。所以我们……板垣继续命令道：念。中泽念：“天皇陛下万岁”。板垣有些吃惊：什么？中泽再念：“天皇陛下万岁”。

板垣愣住了。全体人员群情激愤地：天皇陛下万岁，万岁……

板垣默默地推开门出去了。在电讯课的门口，他愣愣地站在情报局的走廊上，眼睛看着远方，思绪回到了从前……

五年多以前，在一栋日式住宅内，高桥敏夫和板垣两个人喝得差不多快醉了。在他俩身边，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围着他们嬉闹着。他们也不时地拿筷子蘸点酒让孩子们舔一下，看着孩子们被辣得龇牙咧嘴的样子又是一阵狂笑。旁边的两位夫人贤惠地看着他们胡闹，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板垣摇摇晃晃地起身从柜子里又抱出来两瓶陈酒，冲着高晃了晃。高桥敏夫见状连忙拦住了他，坚决地说：不喝了。板垣君，下次再喝吧，今天就到这里……

板垣回过神来喃喃自语道：高桥君，我们不是还要一起喝那瓶好酒吗？

这时，中泽从门内走出来，他站在板垣身后弓着腰小心地报告：将军，我判断，高桥君在发报的过程中用左手替换了右手，所以我们认为，高桥君一定是受到了攻击，他一定是……

板垣看了看中泽，命令道：通知我们的前线部队要严密监视苏军的动向，凡是向我方越境的人员要全部扣押审查。动用我们所有的力量，一定要找到高桥浩。中泽两脚跟一碰：是。

中泽走后，板垣站在情报局走廊上继续喃喃自语：浩儿，你在哪儿呢？

丘陵起伏，银装素裹，一排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电话线杆依次伸向远方。在一根电话线杆子下有一座在远东常见的那种木棱子小房子。

小房子的窗户透出昏暗的灯光，一缕青烟从烟囱中袅袅升起，映衬在白雪皑皑的荒原上，显得非常的宁静。这时，从小房子里走出一个男人，他向四周看了看，抱起一捆木头又回屋里去了。

木屋附近一个平整无痕的小雪包开始有了裂痕。接着，那个小雪包就动了起来。一张披着白色伪装服的苏联军人的脸露了出来，钢盔下一双猎鹰般的眼睛闪动着亮光。突然，他好像发现了什么，又俯下身来重新隐蔽。

原来，不远处有一辆嘎斯牌敞篷吉普飞驰而来。吉普在小房子前戛然停下，一个年轻的亚洲人麻利地跳下汽车，警惕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小心地推开房门走了进去。那个苏联军人见状又抬起了头，做了个手势，小心地向那个小房子摸过去。雪地里又冒出许多紧张、小心、全副武装的苏联士兵。

小房子里，刚才那位出门拿木头的男人，正用热切的目光注视着进来的人。看上去，他是一个强壮的亚洲人，五十来岁。走进门后脱下外衣的是一

位年轻人，他是老人的儿子，名叫高桥浩。高桥浩亲热地叫了一声：爸爸……高桥敏夫慈祥而又急切地问道：孩子，带来了？高桥浩从腰带扣的立柱上取下来一个零号铁丝粗细的小铁棍似的东西，庄重地双手递给了父亲。高桥敏夫小心地接了过来。高桥浩兴奋地说道：远东方面军最近的一次兵力调配图都在里面了。您要马上冲洗。

高桥敏夫欣慰地点了点头：好的，马上。高桥敏夫说着走到窗前去拿一个搪瓷杯，他无意中发现树上有一小块积雪落了下来，不由得一愣。高桥敏夫警觉地，又似乎非常自然地看了看窗外，他发现有几处新鲜的雪坑，刚刚覆盖上了一层薄薄的雪，他还能看见土的颜色。此刻，他反而由紧张转为镇定。他示意高桥浩不要出声并顺手给儿子拿上衣服。他领着儿子悄悄而迅速地走向房间的一角，拉开了地板上的一个盖子，盖子下是一个隐秘的地道口，他用命令的口吻让儿子下去，并镇定地先把那个胶卷交给儿子，然后又给了他一包东西。

高桥浩有些不知所措：爸爸……高桥敏夫满怀期望地看着儿子：你是帝国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不要让我二十年的心血白费了。记住，情报一定要交到板垣叔叔手上，他会帮你的……

木房子外，苏联士兵已经将房子包围了起来，他们开始准备攻击了。

高桥敏夫感觉到了门口的声响，他焦急地催促儿子快走。高桥浩紧紧地拥抱了一下父亲，依依不舍地下了地道，他的眼角沁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泪水。高桥敏夫深情地看了儿子背影一眼，然后迫不及待地拉上铁盖子，紧接着松开了旁边的一条绳子，随后便是“轰”的一声巨响。

木房子外的苏军战士们突然发现这所木房子的门窗外面“轰”的一声落下一块钢板，将门窗遮挡得严严实实，任他们怎么撬都纹丝不动。

苏军指挥员果断地下达了命令：射击……

顿时枪声响成一片，还伴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子弹虽然没能穿透房间，手榴弹的爆炸却引燃了木房子的一角。但由于木头太厚，火一时还烧不到房间里去。

高桥敏夫一把撕掉了挂在墙壁上的斯大林的画像，从里面抱出一个便携式发报机，他顽强地接上电源线，用脚踏起了一个木棱子，原来，这是一个脚踏式发电机的踏板，他一边用力地踏着那个木棱子发电，一边开始发报。

木房子外苏军指挥员命令：再炸！又一颗手榴弹投到了那个已经燃烧着的角落。一声爆炸之后，火势更大了。苏军指挥员再次大喊：射击！又是

一阵激烈的枪声。

木房子内正在发报的高桥敏夫突然被子弹射中了右肩。他换左手继续发报……

包围木房子的苏军在继续射击。

高桥敏夫又被击中了几处，他顽强地发完电报，拉开旁边的一个小柜子，里面露出了一个拉线导火索，高桥敏夫颤抖的手拿住了导火索的拉环……喃喃道：浩儿，爸爸不能再陪你了。

他拉着了导火索，导火索的火花映照着他安详的面庞。

木房子外，苏军正为马上要攻进去而高兴的时候，一声爆炸，将木房子炸得粉碎。几个苏军士兵也被炸得飞了起来。

四周顿时一片寂静，只有木头燃烧的声音噼啪作响。远处传来高桥浩悲愤的声音：爸爸……

趴在地上躲避爆炸的苏军指挥员机警地四处看了看，他发现不远处的山坡上有吉普车的影子闪了一下。指挥员急忙起身冲着士兵大声喊道：起来，起来，快追！吉普迅速消失在山坡后面。指挥员继续大喊：他往三营那边跑了，打信号弹，追呀。

三颗信号弹腾空而起。苏军的吉普、三轮摩托急追而去。

蜿蜒的公路上，高桥浩吃力地开着车冲下一个山坡。苏军在后边穷追不舍。高桥浩一边开车一边用冲锋枪还击。他瞅准机会，向后边扔出几颗手榴弹。苏军的吉普车中弹起火爆炸。一辆三轮摩托车手中弹，摩托翻滚着冲出公路。就在高桥浩接近一片树林的时候，山坡上苏军阵地的迫击炮开始向他轰击，一发炮弹击中了吉普，吉普爆炸起火不断翻滚着将高桥浩甩出车外。满面是血的高桥浩仰面躺在雪地上，追上来的苏军用枪指着。这时，从山上追下来的苏军战士也把他团团围住了。

那个苏军指挥员一把扯下了高桥浩围在脸上的围巾得意地说道：我看你往哪儿跑。你叫什么名字？

这时有一个战士凑了过来悄悄地对指挥员说：我好像认识他……指挥员奇怪地：你认识他？又转向高桥浩：你叫什么名字？高桥浩镇定地回答：我是日本人，我叫高桥浩。战士反驳：不对，你好像叫什么飞……什么飞来着……抗联的。指挥员挥了挥手：管他叫什么，只要将他弄回去就立功了。高桥浩面无表情，喘着粗气看着他们。就在这时候一阵猛烈的射击打得他们周围雪尘四溅。指挥员大喊：隐蔽！所有的人都趴下了。指挥员问战士：

怎么回事？战士回答：坏了，连长，是日本人，我们已经越过边境线了。

指挥员恼怒地：真他妈的倒霉，只有打了。你们两个死死地看住这个家伙，无论如何都要弄个活的回去。三班跟我掩护，边打边撤。

他们开始还击，一部分人开始往回撤。指挥员大声地：机枪手，跟我占领那个高地。说着指挥员带着机枪手冲上了旁边的一处小高地。指挥员命令机枪手：打，狠狠地打，全部消灭这些日本崽子咱们才能回得去。正打的时候，指挥员注意地看了看前面的目标，吓了一跳……我的妈呀，这是个什么？几个战士也被眼前这个庞然大物惊得愣住了。一阵子弹打过来，把他们打清醒了，他们赶紧还击。指挥员问：这是个什么？战士回答：像是炮……

指挥员骂道：放你妈的屁，你见过这么大的炮吗？战士肯定地：是大炮，有炮管，那么粗。

指挥员又探出头，这下他看仔细了，真的是炮，一门巨大的火炮在隐蔽工事下，露出粗粗的炮管，被白雪映照得更显得狰狞。

指挥员得意地：我们又立了一功，狠狠地打。指挥员连忙掏出小本子，在纸上画着那门大炮的轮廓……

在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办公室里，一群高级将领围坐在元帅办公桌前的会议桌边，好像刚刚经历过一场争论，大家都很激动。

元帅盯着手下：说呀，说你们的理由，说说为什么英明的斯大林同志的决定到你们这里就变得不英明了。说呀。将军甲：我们不是说斯大林同志的决定不英明，是非常英明……元帅挥着手打断了将军甲的话：那就照着斯大林同志的决定干吧。将军乙：可是，我们没有情报能够证实关东军的主力已经不在中国东北地区，现在关东军的战斗力和数量，我们都不清楚。元帅责备道：那就去搞清楚，你们的情报部门是干什么的？将军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捷普洛夫身上。捷普洛夫显然级别较低，他说起话来小心翼翼的：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的板垣一夫非常厉害，他把我们的情报系统彻底破坏了，我们只能靠中国党的同志们提供一些情报。不过，我们最近的工作还有成就，我们今天刚刚破获了日本人派到我们这里潜伏了二十多年的一个特务。他利用养路工的身份窃听我们的电话……

元帅惊讶地问：二十多年？捷普洛夫提高了嗓门：是的！元帅揶揄道：也就是说，你们晚上偷偷打给情人的电话，第二天关东军司令就会知道了？这他妈的也算是成就？